

中

灵童会风



目 录

第一章	壶中仙谈笑留警语 金刀客慷慨赠神兵	(1)
第二章	雪亲仇黑怪施杀手 度灵药皓女送香舌	(44)
第三章	返故山后学弄班斧 走险径镖头遭池殃	(86)
第四章	蕴春情宁犯师门忌 展雄风何惧隐叟威	(117)
第五章	解罗衫玉体真销魂 中奇毒仙山何渺茫	(160)
第六章	登徒子逾墙思美色 孤愤姬划地绝恩情	(175)
第七章	财神日开门见僵尸 碧落宫出口吐狂言	(198)
第八章	狂荡女偏投怀送抱 淫冶男竟毁玉摧花	(221)
第九章	翠灵鲜恃色诱孤男 陆凄儿仗艺戏五鬼	(243)

第十章	插天匕惹女杰豪气 催命针露鬼魅行藏	(257)
第十一章	迷幻像少侠陷肉阵 忆旧情娇女会俊彦	(274)
第十二章	论年庚三女成莫逆 闯死门一剑斩凶邪	(294)
第十三章	山光水色僧道死斗 笛音剑影老少争雄	(324)
第十四章	醇酒论交解怨有方 美人遭劫分身乏术	(350)
第十五章	断魂香芳心肯暗许 神秘客魔头竟折节	(365)
第十六章	茅店夜毒婆施辣手 野峰顶娇女伏群雄	(397)
第十七章	犯花痴浪子发浪语 盗神药艳娃变艳容	(431)
第十八章	白壁留言五鬼藏谜 琼鬼追踪一少跨海	(454)
第十九章	洗心水令群雄俯首 白骨教使众豪惊心	(480)

第二十章	迷心智甘为虎作伥 改初衷又助蛟兴波	(514)
第二十一章	俏秋香孤身探邪教 傻丫头一语泄天机	(543)
第二十二章	临阵授艺黠童逞能 同门施毒蠢徒入彀	(581)
第二十三章	群妖卖命临渊结网 美人遭劫投鼠忌器	(614)
第二十四章	擂台决斗邪教烟灭 洞房结情鸾凤谐欢	(657)

羊舌薇馨心中一动，回面向比花娇看去。比花娇也正抿着嘴笑盈盈地望着佳彦哥哥和自己两人。“鬼丫头，这分明是你和不知那一个野男子在一起？”

羊舌薇馨正在沉吟的当儿，猛听祝恩胜问道：“那匹红马，可是鬃鬃甚长，全身红毛旋卷的吗？”

无情居士从鼻孔中唔了一声，续道：“秦师弟以屈师妹骤遭惨杀，兹事体大，就以飞鸽向宫中报告。大师傅闻讯极为震怒，立派厉四空，李奎两人率领了几名宫下弟子赶到湘西，实地探访此事，就碰上壤驷少侠和羊舌姑娘正由西路回来，此后的事，你们知道了。”

“唔！海南的人大批北来，原来是为了调查他们师妹之死！还被人盗走一颗碧焰阴雷。嗯！毒姑婆不是交给自己一颗碧焰阴雷，唆使去炸石姥姥吗？那，是不是就是屈翠华遗失的那一颗呢？”

羊舌薇馨心中迟疑，正想开口。比花娇翠灵鲜却莲步细碎，袅袅婷婷的走过来。她冲着壤驷佳彦眉目传情，贝齿微露，嫣然一笑。随又膘了无情居士木子李一眼，嗔声嗔气地道：“唷！亏你们还是碧落宫出来的，连这点小事儿，还缠夹不清！要不中间牵连误会到他呀！我才不告诉你们呢！”

她说到“他”字，眼光又像流电似的在壤驷佳彦脸上一转。粉脸生春，妖媚透啦！“佳彦哥哥，这档事，小妹倒曾经亲眼目睹，要不是说出来让他们听听？”

壤驷佳彦笑道：“翠姑娘当真知道这其中情形，说将出来，能够把这档事弄清楚自然是好。”

比花娇眼看这位美少年眉目含情，向自己浅笑温言。心头一甜，立觉浑身酥酥的，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儿，好不美哉！她那双挤得出水的眼睛，狠命地膘着他，轻轻嗯了一声。才回头向

尚天党、木子李笑道：“厉四空带了李奎、秦康，调查屈姑娘的死因，凑巧壤驷公子和羊舌师姐由贵州回来，于是怀疑他们和屈姑娘住在同一客店，骑白马的人，就是小妹我。不信，那匹白马，还在前院……屈姑娘的死因，除了我呀！可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得更清楚了……”

祝恩胜一听骑白马的就是比花娇，那么骑赤龙驹的人，定是她的同伴。这就急问道：“和你同行骑赤龙驹的是谁？”

比花娇翠灵鲜，为了讨好壤驷佳彦，才挺身而出作证。她知道一扯上赤龙驹，就会扯到虬螭令，和惹来意外的麻烦，是以竭力规避谈起红马。但人家是老江湖，岂会听不出一一点口风来？这时被祝恩胜一追问，不由心中大急。她眼珠儿一转，看到尚天党、木子李望着自己，脸上冷冷的毫无情，似在将信将疑。不由樱唇一噘，桃腮一绷，半撒娇地问道：“你们要不要听？不要我可不说啦！”她的语气，显然是讨厌人家打岔。尚天党横了祝恩胜一眼，傲然道：“姑娘请说下去，别理会他！”

这下可把祝恩胜恼火了，怒喝一声：“你不说出骑赤龙驹的是谁，看老夫废了你再说！”

他右后一探，身形如风，猛向比花娇左肩抓来。比花娇翠灵鲜，好像冷不及防，一声惊呼，踉跄后退。整个娇躯，弱不禁风地猛向壤驷佳彦怀中倒去！娇喘，惊呼，绵软，温香，这飞来艳福，多少人想煞羡慕！

壤驷佳彦却闹了个面红耳赤，措手不及。连忙伸手想把她扶住。比花娇道：“佳彦哥哥真谢谢你咯？”

声音轻得有如蚊子叫，只有佳彦哥哥听得到。羊舌薇馨对这个骚狐狸师妹，心中可清楚得很。秀眉微蹙，抢前一把把她扶住，口中问道：“翠师妹，你怎么啦！可是被祝老头掌风扫中了？”

“羊舌师姐，没……没什么，小妹被那老不死的掌风扫着了一点，还不碍事。”

她看到羊舌师姐冷冷的脸孔，心头有气，暗道：“哼！他是你定下了的？往后叫你瞧我比花娇手段。”

可是脸上却装着翠眉微蹙，纤指儿掠着云鬓，直起身来。哈！祝恩胜和无情居士却横眉竖眼，各瞪着眼珠儿，怒目相视！原来祝恩胜一把抓出之际，无情居士早已留上了心，对方刚一发动，他就振臂一挥。这两人论功力，都是江湖上一流高手，身法何等迅疾！扑迎之间，拍的一声，爪臂相撞，势均力敌，各不相让。祝恩胜素以掌力见长，百步劈空，足以碎碑裂石。无情居士虽然功夫精深，究属内力没有祝恩胜深厚。是以横臂一挥之后，只震得半身发麻。但祝恩胜也觉得五指如同抓在铁石之上。两人各退出一小步，一时之间，谁也不敢再出手向对方袭击。尚天党望着比花娇说道：“这位姑娘，既曾目击小徒被杀情形，还望详细见告。”

真是难得！他居然语气十分温和。比花娇浅浅一笑，檀口轻启，说道：“我们原是奉着师命前往萨尔温山办一件事，到辰州落店，遇上一位少女，面目姣好，而且身法轻快，一看就是会家子，但好像是初出师门，一点经验都没有的雏儿。后来还是店伙告诉我，说她是海南来的，姓屈，师哥下乡采购朱砂去了，她一人留在这里。我听说她从海南来？那可能是碧落宫门下弟子！碧落宫的人，虽然没在中原走动，但以在湖上提起海南碧落宫来，稍有头面的，谁不知道？所以我就留上了心。”

尚天党见她语气推重碧落宫，不由也微微点头，脸上略含笑意。这是他进来这多时间，才看到的一点笑容。只听比花娇继续说道：“过了一会，我偶然发现靠近大街上的窗下，有一个青衣少年，仰着头，徘徊不去！分明这少年，是黑道上的采花

淫贼，不安着好心眼。”

她说到这里，尚天党望了壤驷佳彦一眼，鼻孔中冷哼了一声！

比花娇回头一瞧，啊！壤驷佳彦不是也穿着一袭青衫吗？

这杂毛老道错会了意，她心中一急，脱口说道：“谁说是他？你可别缠夹，那人大约有二十四五岁，一张白晰的瘦脸，生相轻浮，一看就知不是好人。”

她俏眼脉脉含情地瞟着壤驷佳彦，好像在说：“只有你佳彦哥哥，才是好人。可人！”

“晚上，我更留上了心，可是一直到两更过后，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不相信那淫贼会死了心，悄悄地掩近屈姑娘窗下。啐！里面有着不堪入耳的声音！糟！这姑娘果然遭了蹂躏。”

她说，粉脸上红馥馥的，似有不胜娇羞！

尚天党却气得脸色微黄，有点不大自然！

听她顿了一顿又道：“我几次要想出手。唔！人家碧落宫威震武林，门下弟子在外边吃了亏，自然有人找他算账。我可犯不上插手多管闲事，这就依然走回房中。”

她冲着祝恩胜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可是我回到房里之后，不知怎的，心里老是挂着一件什么事儿似的，放不下心来，总想去瞧瞧那位姑娘，这会，我叫起同伴，一起出去，也好有个帮手。”

“你同伴就是骑红马的那个？”无情居士突然插口问了一句。比花娇格格的笑道：“你问得真奇怪，我不是说过我们去萨尔温山有事吗，我同伴自然是他！嗯！你不要打岔，让我慢慢的说呀！”

“当时我就叫他在屋脊上伏着，我独个儿慢慢地贴近窗

前。噫！里面有人在说话？我心里嘀咕，敢情那小子和人家姑娘是老相识？刚才霸王硬上了弓，这回可在软语温存，细诉衷肠！幸亏适才没有鲁莽出手，否则真闹个灰头土脸，自讨没趣。呸！这会也多了事，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方要转身回去！不对，里面是两个男人在说话？声音粗里粗气的，哪里是喁喁情话？‘我说师兄，我也忒嫌辣手，才够点味儿，就这么一刀，你瞧？我身上边溅得满是血腥！’这尖声尖气的话一钻进我的耳朵，全身不由一震。什么？屈姑娘已经被害啦！真可惜，花朵儿的人物。我急忙凑上去一瞧，真惨！屈姑娘一丝不挂地横陈在棉被之上，颈子上，颤巍巍的抹着一把鬼头刀，血，还在不停地冒出来，溅了一床。噢，床前站着一对身材瘦小的中年汉子，一个面向着里，瞧不清面目，大概就是刚才发话的人，这时正在迅速的扣着衣襟。另一个面色微黄，生成的獐头鼠目，他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说道：‘师弟，你别糊涂，这妞儿是着了那小子的道儿，可是人家风流了一番，临走敢情给她闻上解药，不然，哪会这么快就醒了转来？你不听她说是碧落宫弟子吗？若等她恢复过来，咱们兄弟那是人家对手？死了还替那小子背上黑锅！’背着的那个不知是忿是妒？恨声的道：‘那小子兀自可恶！下次碰上了，干脆也戮他个窟窿！’獐头鼠目的笑道：‘你别尽冒大气，瞧人家方才那份轻功，已到了顶儿尖儿，快得像一阵风，咱们兄弟两块料，就得再练上十年八年。’他顿了顿，又叹口气道：‘咳！师弟，说真个儿的，咱们这次闯关远来，原想投奔到乌蒙山重新学艺，不想老怪物没有见到，就被两个小狗声色俱厉地撵了出来。现在只有投奔海南这条路了，可是这么一来不是又完了，你见到娘们就淌口水的德性，也得改改啦！’那知我正在倾听之际，一个不留神，格！脚下踩碎了一片屋瓦。两个贼子，倒也机警，‘噢’！灯盏立时吹灭，室内一暗，猛的从窗

口窜出一条黑影。风声飒然，身法极快。呵！我还当他们不过是江湖下五门的毛贼罢了！凭这手轻功，倒也有点门道！‘着’！我那同伴，就在此时，赏了他五枚梅花钻，我也跟着纵了过去！”

“什么？你同伴用的是梅花钻？”

要知梅花钻，一发五枚，打出去犹似五朵梅花，范围越大，使人无法躲闪，乃是拿云手淳于钊当年的成名暗器。除了他，江湖上还没有人使用梅花钻！

淳于钊心中一动，禁不住插口问了一句。比花娇知道自己说漏了嘴。眼珠一转，漫不经心地“嗯”了声，续道：“那条黑影，立时随声下落！咳！这会你可真是三十年老娘，倒绷孩儿啦！黑影呀！那是什么人？只不过是绞着的一束衣服罢了！两个狡猾的贼子，敢情打后窗悄悄地溜啦！”

尚天党面罩寒霜，沉声问道：“姑娘所说，可是实情？”

比花娇鼓着粉腮，娇嗔道：“甭！你瞧倒像是审案的大老爷。干吗？我要变着法儿骗你！”

尚天党平日俨然道貌，但对着这只娇艳冶荡的骚狐狸精，假道学可也扮不起来了。但当着门人弟子岂能有失身份？是以脸色尴尬，双眉微皱，又道：“那么姑娘可识得他们来历？”

比花娇笑道：“那青衫少年和这两个江湖下五门的毛贼，我要是知道来历，不早就说出来了么？”

无情居士接口道：“江湖朋友，首重信义，姑娘所说即是事实，还请将万儿见告。”

比花娇纤指对着自己鼻尖上一指，格格地笑了起来，说道：“我呀！可不敢说在江湖上有什么万儿，不过大家总还知道平阳教里有我翠灵鲜这么个人儿，是说一句算一句的。”

“她原来不是四大门派的人。平阳教！倒也大有来头！”

尚天党和壤驷佳彦，淳于美皓，羊舌薇馨三人对过招后，对中原武林各大门派，倒也不敢像先前那般轻视了。闻言微微点头，说道：“翠姑娘既是平阳教门下，贫道自然相信，三个贼子，碧落宫决不会轻易放过，到时还要翠姑娘作个见证。”

壤驷佳彦剑眉一挑，接住尚天党话头，敞声笑道：“在下收了尚道长三颗碧焰阴雷，自当亲自送上碧落宫去，多则三载，少则一年，在下必定赴约海南。”

淳于美皓站在佳彦哥哥身边，好久没有作声了，这时突然冷笑道：“碧落宫邪魔外道，有啥了不起，你回去告诉碧落真君，就说西崆峒有人要斗斗他呢！”

尚天党给淳于美皓气得心肺欲炸。及听说“西崆峒”三字，一眼瞧到她手中的白玉羌笛，不由脸色骤变，鼻孔中重重地“哼”了一声。回头却向闻人长老，向老爹，及淳于钊，祝愿胜四人，微一颌首说道：“碧落宫之约，四位如能同时光临，贫道竭诚欢迎。”

祝愿胜先前憋了一肚子气，这时可不能再忍，狂笑一声道：“碧落宫还吓不了人，壤驷少侠什么时候赴约，我祝愿胜也算一份在内就是。”

闻人长老也接着哈哈大笑，道：“尚道长就是不见宠邀，我排教门下，平白送了十几条性命，也要向碧落真君评个道理。届时闻人峰自当专程拜山。”

尚天党冷冷地道：“如此敢情好！不过贫道得提醒一句，碧落宫有去无还，各位自己估量罢！”

说完拂尘一挥。四条人影立时腾身而去！

向老爹看着他们后影，哼了一声：“好狂！”

这时早有坛下弟子手执大红灯笼，在前面引路。闻人长老，向老爹，闵雄剑等就陪着众人步出大厅。穿过长廊，跨进月

洞门，里面却是一座大花园，花木扶疏，极为幽雅。中间一条白石砌成的甬道，两边每隔一丈左右，就有一对坛下弟子，手执大红灯笼，肃立道旁。不一会儿，大家走入一幢精致的花厅之中，四面灯烛辉煌，如同白昼。入席之后，闻人长老因半峰大师在排教总坛遇害，深致歉疚。然后又向壤驷佳彦道谢替排教解围。大家才谈了几句，祝恩胜忽向左右一瞧，口中“咦”了一声，突然向羊舌薇馨问道：“羊舌姑娘，你可看到翠姑娘那里去了？”

他这一问，立时提醒大家，回头四顾，果然不见了比花娇翠灵鲜。不知她在何时偷偷地溜啦！

第九章 翠灵鲜特色诱孤男 陆凄儿仗艺戏五鬼

料峭春寒，朦胧夜色之中，突然，从右首一间客房中，飞出两大一小三团黑影。真像三只蝙蝠，轻飘飘的连半点声息都没有！

夜行人？好轻灵的身法！他们飞身上房，可并没耽搁，只略一停顿，前面一个，早已像一缕轻烟，首先飞起。后面一个，手中还挽着小黑影，也跟踪而起。这一前一后两条黑影，快得几乎一瞬即逝！看方面，分明是奔向城外。就在这两大一小三条人影消逝的当儿，远处房上陡然又出现了一条人影。她，敢情是躲在暗处，故意让人家走了，才现出身来似的！

“嗤”！苗条的人影笑了。笑得很轻，这是从她心扉底深处笑出来的，含有兴奋和喜悦的成份！

春宵苦短，为欢几何？古人且尝秉烛夜游，她岂敢有所耽延？只见那黑影鬼腰儿般纤腰微微扭动，娇小身形，凌空而起，扑向右上房的檐前。看她这份轻功，真是够得上身轻如燕，美妙极啦！

“格”！她太不小心了，脚下一滑，竟然踩碎一片屋瓦。不对！以她方才的身法，断不至于……噫！她怎地一个踉跄，脚步不稳？上房约户，忽然推开，灯光下探出一个剑眉星目，唇红齿白的脸来，两道比冷电还要明亮的眼神，向院落中一瞥。“是谁？”俊美少年声音虽然不响，却使人听得十分清晰。“佳彦哥哥，是……是小妹我。”一个微带娇颤，甜得发腻的口音，声方入耳，人影已像彩云般倏然飞进窗去！香风飒飒，使得抬上的

灯芯，烛影摇红，还在轻微的晃动。室内似乎多了一层淡淡的甜香，在无形中飘散开来。非兰非麝，沁人欲醉！

这娇滴滴，怯生生，媚态横生，全身没一处不挑逗人心的妖艳少女，正是比花娇翠灵鲜。“啊！是翠姑娘，你星夜光临，有什么……噫！翠姑娘你……你怎么啦？”

比花娇皓腕微露，一只春葱般左手，小指儿微翘，粉掌紧按在软绵绵鼓膝膝的双峰之间。右手扶着窗前的桌子，站着有点娇慵乏力。赛过西子捧心！越显得娇媚，怎么？她小蛮靴有点站不稳啦！柳腰儿在轻颤。荏弱东风力未禁！她哪像奔波江湖的英雄？简直是大观园里的林妹妹！

“佳彦哥哥，小妹是受……受了伤，被那一路上缀着你们……那放毒的野小子，击……击中……”

难怪一个喜欢招蜂引蝶的人，竟会静如处子！

壤驷佳彦闻言，紧盯着她，眨都不眨。好像要从她粉脸上找出答案来似的。比花娇被他瞧得粉颊上飞起两朵红云，头慢慢地低了下去。目光却从眼角旁偷偷地瞟起来，妮声道：“嗯，佳彦哥哥，你先扶我……”

她银牙暗咬，强自支持。话才说到一半，娇躯儿早已是直晃。唉！人家伤到这个样子，不要说是馨妹妹的师妹，就是外人，自己也应该义不容辞急与救治。壤驷佳彦心中不禁起一丝愧咎，这时哪还顾得男女有别？连忙伸手去扶。哪料她一个踉跄，温软柔绵的娇躯，业已跌入自己怀中。一双皓腕，似有意的向颈上勾来。檀口轻启，微微发出呻吟。看样子，伤势当真不轻！

壤驷佳彦天性淳厚，心中不疑有他，反而生出一片怜惜。恐她跌倒，索性把她抱了个满怀。她环着的双臂，随着她呻吟之声，越勾越紧，还有点儿颤抖！自己的胸脯上，挤着两堆又酥

又软富有弹性的东西。低头一瞧，只见她仰着头，双目紧闭，嘴儿微张。娇喘中吐出来又甜又香的气息，钻入鼻孔，一颗心就会直荡！

壤驷佳彦心头一惊，只好抱起娇躯，低声问道：“翠姑娘，你到底伤在哪里？”

比花娇可装得真像。她双眸微启，水汪汪的眼中，射出炽热如火的光亮，但又羞涩得赶紧闭住，似乎是困倦无力，慢慢抬起纤手，指着前胸幽幽的道：“我……胸口气血郁结，觉得……”底下的话，不知是没说出来？还是听不到？反正细如蚊声！

壤驷佳彦这可作了难，心中一转，忙道：“翠姑娘，你且安心憩一憩，我去把馨妹妹找来。”那知比花娇玉手摇了摇，说道：“佳彦哥哥……羊舌师姐，还有皓姐姐，她们去追那放毒的野小子去了……”

壤驷佳彦急道：“翠姑娘你说什么？她们追那放毒的人去了？”

比花娇轻轻地点着头，又道：“事情是这样，小妹我在排教总坛上，偶然看到有一条黑影鬼鬼祟祟的蹲在屋上。我猜想他敢情就是放墨珠螫的人，但来不及通知你们，就悄悄地躲在暗处，又悄悄地跟在他后面，出了君山。后来小妹发现他一直远远的跟在你们身后，亦步亦趋，定是不怀好意，小妹也就不动声色的缀在他后面。可是一路上你们竟然毫不察觉，小妹心中十分焦急，就暗给你们留个条儿，好作戒备……”她说话十分吃力，断断续续的，听得壤驷佳彦又感激，又怜惜！

不由插口道：“啊！原来两次留字告警的就是你！”

比花娇并没理会，息了又息道：“这人行踪诡秘，居无定所。今晚，他落脚在城外的一座荒庙里，我就赶来把地方通知

了羊舌师姐姐们，又赶去守在暗处。不想被他看破行藏，动起手来，小妹妹武功不济，中了他一掌。我自知伤势不轻，只好先赶回来疗伤，半路上看到两条黑影，像是羊舌师姐姐和皓姐姐，想来她们已经赶了去啦！”

她一半儿真，一半儿假，委婉道来，由不得壤驷佳彦不信。这回他可没了主意，偏偏她伤在这个地方，孤男寡女，如何是好？

比花娇胸口确实不舒服。一缕春情，犹如火炽，烧得她细喘轻喘，娇容婉转。紧身衣襟，扣儿慢慢地解开。软弱无力的纤掌，对着胸口，轻轻按摩，若有不胜伤疼！

“佳彦哥哥，我……我难受死啦！”

她柔靡的磁音，甜而且腻。使人怦然心动，有非循声看她不可的魅力！

壤驷佳彦回头一瞧，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晶莹滑腻得犹如羊脂白玉肌肤。跟着她手掌一下下地上下轻摩，罗衫轻掀，两堆高高突起的玉球和深凹的乳沟也若隐若现，峰峦悉呈！

他不看倒也罢了，这一看，周身血脉沸腾，心头小鹿狂跳。这撩人春色，谁受得了？

他正待趋身上前，陡觉心头一凜，忙定住心神道：“你，你没有伤？快走！”说罢，竟转身而立！

比花娇巧施狡计，眼看好事得谐。哪知煮熟的鸭子飞啦！她红馥的粉脸，水汪汪的眼睛，淫心荡漾，春情难制。狠狠地咬碎银牙，俏声儿娇骂：“冤家，人家想都想不到手，你……你……”

她知道凭自己的武功，和他差得太远，硬来不得。一时怔怔的望着他的背影出神，怎么这样一个英俊风流的美男子，竟会这样不解风情？

眼珠儿一转，唔！瞧他虽然别过头去，可还并没怒意。她幽幽的一声长叹，俏生生地跃下床来，怨聚秋水，恨含眉梢，颤声儿说道：“哥哥……冤家……你瞧不起小妹我……我是路柳墙花。好！我走！佳彦哥哥你再抱我一抱，亲一亲，我走……我死也不甘心……”

她双肩耸动，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啦！女人的看家本领，一哭二闹三上吊，五千年来，数不清的男人，就屈伏在这几个字下。比花骄的眼泪，不知从哪里临时调整过来的，居然如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就是百炼钢看了她也会立时化作绕指柔！

但是她失败了，壤驷佳彦根本没有瞧她一眼，只是冷冰冰的道：“翠姑娘，请你自己尊重，赶快离开这里。”

比花娇螭首微抬，突然格格地笑了起来，花枝乱颤：“冤家，你真是铁石心肠！小妹自从在君山遇上了你，就害得我情动魂牵，迷迷糊糊地跟着下来，后来发现了那放毒的贼子也跟着你们，我耽心你冤家的安危，几次示警，暗中守护，小妹哪里对不起你？你连再抱一抱，亲一亲都拒人于千里之外。哼！今晚你要是不答应呀！就是死，我也不出去！”她银铃般声音，才停了停，又道：“佳彦哥哥，来！就是假的也好，亲一亲小妹，来呀！”

淫声浪语，听得壤驷佳彦愤怒欲极，不由沉声喝道：“你再不出去，莫怨我壤驷佳彦手下无情！”

“唷！瞧你，生这末大气儿干么？你要下手，就干脆劈死小妹吧！”她香肩轻摇，蛇腰微摆。什么？一身衣裙，骤然泻落？啊！这一身细皮白肉，赛过羊脂白玉雕出来的，凹凸玲珑，妙象毕呈。真是活色生香，春光无边！她莲步轻移，玉腿款款，摆臀扭腰，迎着壤驷佳彦怀中扑去！

壤驷佳彦闻风回头，怦然心动。这妖女好不识羞？剑眉一